



消失的土地庙会

文 / 刘膺镒

过去北京有很多庙会，有节日开放的，也有平时开放的。春节开放的主要厂甸、白云观、财神庙、大钟寺、黄寺、东岳庙等，平时开放的也有很多，如每月逢一、二、十五、十六开放东岳庙；逢三南城的土地庙；逢四是南城的花市；逢五、六西城的白塔寺；逢七、八北城的护国寺；逢九、十则是城中心的隆福寺等，庙会几乎每天都有。有些庙会是自发的，安排也合理，照顾了东西南北城的市民百姓，在过去物质文化生活都很贫乏的情况下，有这样的庙会，确实丰富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土地庙的分布

我家过去住在北京南城西南角，土地庙离我家很近，大约只有七八百米，去土地庙很方便，几乎每有庙会必到，庙会伴随着我的少年时代。

土地庙的庙址坐落在广安门内下斜街南段西侧，庙门向东，规模不大，实际就是三间房子大小的小庙，其他地方都是空地。西边后门外是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场，连一棵树都没有。空场南到乐培园北口，北至妙光阁，西至报国寺东夹道东侧。庙会是每月三、十三、二十三开放，庙会固定的摊商都是前一天傍晚用排子车拉着货进入，支起蓝布棚，将各自的货物摆放整齐。当然也有一些游商，他们谁来得早，地摊儿就是谁的。

庙会规模虽然不大，可逛庙会的人却很多，场面也非常热闹。土地庙因地处南城西南，平民百姓多，做小买卖的穷人更多，再加上广安门、右安门外种地的菜农，大多到此买点便宜货，吃点各种小吃解解馋，或是看看各种玩意儿，听上几段书，找找乐子。

土地庙的日用品

庙会内摊主卖的基本上是日用品，鞋、帽、估

衣（旧衣服）等，庙的北墙根儿有一个十分招眼的地方，那是卖花样的，印象中摊主是一个留着一米多长大辫子而且长得很漂亮的姑娘。墙上挂一大块布，布上别满了各种绣花用的花样子。过去老北京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没有工作，在家没事就做针线活，花样子是她们离不了的日用品。其实，花样就是用薄纸剪成花鸟鱼虫或福禄寿喜等字图样，买回后照着花样画在布上，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绣出各种美丽图案，或绣在鞋面、枕头、衣服上作为点缀，因此很多大姑娘小媳妇都来土地庙挑选自己喜欢的花样，边挑还边交流，场面很亲切、很热闹，也很有意思。

土地庙的“吃”

土地庙空场上卖小吃的很多，除了庙东门外的白记豆腐脑儿外，在后边空场上，有灌肠赵、切糕张、扒糕刘、豆汁陈、胖子炸油饼、褡裢火烧、凉粉、牛蹄筋等。夏天有冰镇酸梅汤、冰激凌、雪花酪、刨冰等。刨冰是现刨现卖的，刨出的冰花儿浇上红黄绿色的糖水，用小铜铲铲着吃。卖切糕、扒糕、凉粉的都放在用蓝布盖着的长方形大冰上，在骄阳似火的热天，来点刨冰，吃点冰镇的切糕、扒糕、凉粉，真是既解馋又解渴。

而到了冬天，切糕、扒糕都放在蒸锅的笼屉里，冒着腾腾的热气。大冷的天来一盘热切糕或来一盘浇上作料的热扒糕，既充饥又暖和。那时节，小吃也是冬暖夏凉的。

要说我最爱吃的小吃是炸灌肠。过去的灌肠是红色的（加红曲水）圆棍状，蒸出来的时候很柔软，放一会儿就硬了，半片半片地片下来，用汤油边炸边煎，炸出来是外焦里嫩，浇上咸蒜汁，用竹签扎着吃，味道好极了。

土地庙的“玩”

再说玩的。鸽子市设在庙会北边长春寺门前平台上，玩鸽子的人都到这里买卖交换鸽子或买鸽子哨等养鸽子的用品。鸽子哨是用小圆葫芦做的，既



轻又响。将哨固定在鸽子尾部，待鸽子飞起来，哨儿就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，那是原韵京味的一种老北京风情。

鸟市、鸣虫市都在空场东北角，特别是入秋后显得特别热闹。鸟类有老西、交子、黄鸟、百灵、柱点、靛颏儿等，鸣虫类有蝈蝈、油葫芦、蟋蟀等，叫声不断。有的人挑上几个好的能过冬的鸣虫，冬天将鸣虫装在葫芦里揣在怀中，鸣虫叫出好听的声音，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打发着人们冬闲时的寂寞。

挨着鸟市是跤场。场边放个大长板凳，场地铺上细黄土。摔上几跤收一次钱。围观的人有会摔跤的也可摔上几跤，叫捧捧场，以跤会友，也是健体强身的一种方式。

中间的玩意儿可就多了，比如拉洋片、无声电影。因为没有电，只能利用太阳光反射，用手摇机放映。从布棚（长方形）两侧小窗口往里看，也只能看个大概。记得我曾看过一部陈查理的侦探片《血溅姊妹花》。这里还有练武把的、耍叉的、卖大药丸的、变戏法的。戏法常变的有仙人摘豆、二龙戏珠、旱地拔杯等。秋冬季还有卖空竹、风筝、扑克登儿、牛喇叭的。杂技有吞铁

球、吞宝剑、二龙吐须、蹿刀山等。以上这几种杂技由于对身体有害，故早已不让上演了。

土地庙的“人”

当时土地庙还有一怪，年纪大的老人都知道“大兵黄”。他年纪很大，高个儿，穿着老式服装，长袍马褂。他不卖东西也不说唱，就是骂街，骂天骂地，骂东骂西，他什么都骂，众人都不加以阻止，任他“即兴发挥”。

老北京南城穷人多，爱算命，俗话说“穷人找卦摊嘛”。一般都算算什么时候时来运转能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，算算为什么倒霉的都是穷百姓。其实这都是瞎掰。只不过算命先生说几句吉祥奉承话而已，纯属蒙人。

在“奇门遁甲”“抽签”“黄鸟叼签”“相面”等几个门类中，以牛乐天的相面人气最旺。他能说会道，会讲故事。比如说人什么长相好，什么人能交什么人不能交，说狼行人诡计多端，说雀行人主贫，说蛇行人毒，鼠眼人不能交，等等。还说徐悲

鸿画的马为什么好，是“肥而不拙、瘦而有神”，可见徐悲鸿在解放前就已经很出名了，并为大家所推崇。牛乐天收卦资很低，找他相面的也就多了。相面时大都是奉承话，比如说你天庭饱满是少年好运，说你颧骨高是掌权之相，说你底骼方圆老运好等。总之，你花钱了就让你高兴高兴，听着也有一些人情世故的道理，很有点意思。

说书的书场有赵清波的《聊斋》，京东乐亭大鼓，说唱《施公案》（黄天霸的故事）。最招人的是外号叫小蜜蜂的竹板书说刘公案（刘墉斗和珅）。此人长得其貌不扬，但表演得好，连说带唱，出点滑稽样尽其丑化和珅，听书人发出阵阵会意的笑声。这才真叫找乐。

到了年前（春节前），逛庙会的人更多了。增加了卖年货的，卖各种日用杂品和干鲜果品的，还有一些写春联卖年画的。春联有现代的，也有按买主

要求现写的，比如“向阳门第春常在、积善人家庆有余”“忠厚传家久、诗书续世长”等。年画多是以杨柳青木版画为主，有《鲤鱼跳龙门》《吉庆有余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》《西游记》等。

还有各种灯笼、爆竹、大小风车，真是购销两旺，好不热闹，过年的气氛十分浓厚，这偏安一隅的土地庙会虽比不上达官贵人的生活场面，却也展示着老北京过年的习俗。总之，土地庙会给老百姓带来了快乐，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

停办土地庙

土地庙会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停办了，在土地庙的空场上修建了宣武医院、机关单位大楼和居民住宅，从此具有草根特色的土地庙会也就永远消失了，只剩下了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，年轻人更不知在哪儿了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人老了难免怀旧，想起少年时逛土地庙的情形，如在眼前，阵阵乐趣在回忆中又将我带到了50多年前，我又年轻了许多。

土地庙虽然没了，在土地庙的原址修建了宣武医院、机关大楼和居民住宅楼，修建医院救死扶伤解除了人们的病痛，盖民居高楼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，土地庙这块宝地算是造福于人民了。

【实习编辑/王明添】



土地庙会